

為了你為了你

劉天擎 12/5/07

為了你為了你，留下春風無限恨，恨那江水悠悠總向東。為了你為了你，寄語秋雲去找尋，尋那秋水粼粼不留痕。人生幾度又見夕陽紅，風花雪月應留夢魂中。欲燃燭光守歲寒，又怕寒了雙眼寒了心。我本哭着為愛而生，也不怕為情到來生。為了你為了你，忘了吧忘了吧。忘了你的笑，忘了你的冷，忘了春風秋雲，不懂我的心。為了你為了你，何不給我一杯女兒紅，換我今夕別夢寒。始終不明白，我要的溫柔你不給，當初為何要相逢。只見窗前雪冷冷笑，笑我怎多情，不知華發為誰生。為了你為了你，哭也是你笑也是你。

做媒的是我幼年時的一位女友。半夜，她打來長途電話，語氣熱烈地介紹道：“他是外交官！中文講得跟我一樣好！認識一下有什麼關係，成就成，不成總可以練練英文嘛！”下午6時30分左右，我在女友的公寓準備晚餐。聽到叩門聲，我迎去，一個大個美國青年站在門口，脖子上的細鏈吊着一塊牌子，上面寫着“美國國務院 / 勞倫斯·沃克”。我們握手的一瞬，誰也不曾料到這塊進入美國國務院的牌子將會是那麼一個結果。不久，勞倫斯和我真成了好朋友。他常領我去參觀各種博物館，從藝術到科技，從天文到歷史。一天，我跟他走過國務院大樓附近的一條街，他神色有些不對勁，那種天生的嬉鬧逗趣，忽然全不見了，眼睛里有的只是警覺。他對我說：“你最好裝着不認識我。”“為什麼？”我納悶地問。“絕對不是因為我。”他微皺眉頭，身子靠近我說，“你知道，美國外交官是不允許跟共產黨執政的國家的人結婚的。”美國在20世紀50年代初制定了外交官紀律，跟任何一個共產黨執政的國家的公民建立密切關係，都要馬上向安全部門彙報。我對着他瞅了一會，才認定他不是開玩笑。一年後的一個下午，我如往常一樣來到學校。一進教室，幾個同學目光異樣地瞅着



FBI 監視下的婚姻

[美]嚴歌苓

我。我是系里唯一的東方人，所以我習慣被“瞅”，然而這回卻不同。課間，一個年紀小的男同學跑到我身邊來問：“你干了什麼了？”我反問：“我干了什麼了？”“上課前有個FBI(聯邦調查局)的傢伙來找系主任和幾個同學談話，調查你的情況。我估計他是反間諜部門的……”那麼就是說，我正被懷疑為間諜，我吃得說不出話來。“FBI怎麼會知道我？”“聽說是因為你的男朋友，是他把你的資料提供給他們的！”回到公寓，我馬上給勞倫斯打長途。的確是他“供”出了我。在不久前的一次外交官安全測試中，他在表格上填了我的名字和背景材料。在對我倆關係的闡述中，他老實巴交地寫上了“趨向婚姻”。

父母的出生年月日，以及我自己在哪年哪月哪日做了哪件事。我仔細地一一對答，一個數字上的誤差就會被認為是謊言。謊言是不可能被精確地重複。“這些問題，上次那位調查員已經問過四遍了！”我終於苦笑着說。我突然意識到，上次他根本不是因病失約。他成心讓那個年輕調查員先盤問我，目的是找出我幾次答對中不相符的地方，那將是他們揭開我“真相”的線索。問答還算順暢。“Is your father a member of Communist Party?”(“你的父親是共產黨員嗎?”)他突然改成英語問。我明白他的用心，他想製造出無數個“冷不防”。我在母語上的設防，極可能在第二語言中失守。一瞬間猶豫，我說：“是的。”他一面收拾桌上的案卷，一面不經意地對我說：“有件小小的事還得勞駕你協作。”“什麼事?”“假如我們要你做一次測謊試驗，你是否會答應?”這太意外了，我試圖看透他似的睜大眼睛。一時間我想到勞倫斯的話，“請一定再忍耐一下，就算為了我!”我點點頭。晚上我在電話里冷靜地告訴勞倫斯，我接受了做測謊試驗的要求。他那邊炸了：“你怎麼可以接受這種無理要求!這簡直是人身侮辱!只有對犯罪嫌疑人才能提這樣的要求!”

訪西湖岳飛廟



紅樓夢中人 一賈寶玉

孺子含玉歷紅塵，脂粉堆中漸長成，太虛幻境喚可卿，襲人初試雲雨晴，對臥交心瀟湘女，李代桃僵寶釵金，塵緣已盡恩情絕，隨僧遁世人空門。

鄧光選

武穆神廟何處尋，西子湖畔景清新，精忠報國紋身志，朱先鎖上破敵軍，十二金牌召回令，風波亭中成冤魂，秦檜張俊前院跪，民族英雄浩氣存。

一個下着鵝毛大雪的冬天，山勢又高又險的某個小山溝里來了兩個人。年齡大的那個是美國人，年輕的是個韓國人。走了整整一天後，他們來到了山溝里的某個墳墓前。墳上積了厚厚的雪，墓碑看起來非常簡陋。年長的美國人對年輕人說：“這就是你媽媽的墳墓，鞠躬吧。”年輕人“撲通”一聲跪倒在雪地上。故事發生在1952年。韓國為了挽回朝鮮戰爭敗局，為“聯合國軍”增援了一批士兵，韋爾森就是其中一員，當時最激烈的一次戰鬥就發生在這個小山溝里，夜以繼日的血戰已經持續了好幾天。人民軍的強烈攻勢使得“聯合國軍”節節敗退。撤退途中，韋爾森離大部隊越來越遠。於是，他決定一個人到另外一個集結地去。就在這時，他突然聽到了嬰兒的哭聲，哭聲是從一個雪窟窿里傳出來的。韋爾森本能地扒開積雪，頓時被眼前的景象驚駭了。在一個母親的懷里，嬰兒大聲地哭着。更令人吃驚的是，母親一絲不挂。原來，是一位母親背着孩子避難的時候，被困在了這個山溝里，又下起了大雪，為了救活自己的孩子，母親把自己所有的衣服都給了孩子，然後把孩子緊緊抱在懷里。雖然赤裸的母親已經死去，但她懷中的孩子卻活了下來。韋爾森被這意外的景象深深感動了。他用野戰工具在冰凍三尺的雪地上挖了坑，把這位母親埋葬了，然後抱着大哭的嬰兒追隨大部隊去了。戰爭結束後，他領養了這個孩子，

並把他帶到美國去撫養。孩子慢慢長大了，韋爾森把當年發生的事告訴了孩子，並帶着他來到山溝里找媽媽。跪在墳墓前的年輕人的淚水像斷了線的珍珠一樣。過了一會兒，年輕人站起身，開始撥開墳墓上的積雪。他大汗淋漓地把周圍的積雪都清理完，把衣服一件件脫下來蓋在了墳墓上，然後撲到墳墓上，把長久以來藏在心里的話說了出來：“媽媽，這麼多年你多冷啊!”



媽媽的墳墓

作者：韓 金河 蘇萊譯

遠東紀念公園 俄亥俄州唯一私人墓地 FAR EAST MEMORIAL GARDEN, LTD 8592 Darrow Rd, Twinsburg OH 44087 Located inside Crown Hill Cemetery Park Office: 3030 Superior Ave Room #104, Cleveland OH 44114 我們提供各項服務，大小壽地，各式墓碑，如果需要詳細資料，請打電話：330-819-0277 穴位從\$950起，勿錯過良機！如果顧客購買遠東花園墳地，將為顧客提供系列服務。 福人擇福地 福地福安 祖先安，後人樂 遠東紀念公園 全為福人備 預先選定一處風水福地，既可陰澤後人，又可為自身添福增壽。

“你沒必要現在就講實話呀!你不是在爭取被派往羅馬嗎?”我急問。“我們宣過誓：對國家要百分之百地誠實!”他答。然而，就在當晚，我接到一個陌生人的電話，是個十分和氣的男聲：“……別緊張，我是FBI的調查員。”他說，“請你明天上午到我辦公室來一趟，好嗎?”第二天上午，我準時來到了FBI的辦公地點，卻不見任何人在會客室等我。十分鐘過後，從側門走出一個二十七八歲的男子，用標準的中文對我說，約見我的那位調查員生病了，只得由他代替來與我談話。我跟他走進一間很小的房間，里面的陳設一看便知是審問者與被審問者的席位，四壁無窗，氣氛單調得令人犯怵。審問者倒是客客氣氣，不斷提問，我回答時他就一一往紙上寫。不一會我發現他的提問兜了個圈子又回來了，我原本流暢的對答，變得越來越吞吐。我發現他在摧毀我的邏輯，而邏輯是我的防衛。我看着他那白種人冷漠而禮貌的臉，突然弄不清自己是好人還是壞人。幾天後，兩個朋友給我打電話，說他們都受到了FBI的盤查，中心內容是核實我的證詞。我開始抗議，拒絕跟這幫調查員再談一個字。馬上，勞倫斯那邊感到了壓力。他打電話給我，口氣很急：“為了調查能儘快結束，請你忍一忍，配合一下!”勞倫斯在電話中流露出懇求的語氣：“你一定要忍耐，就算為了我，好嗎?”我答應了。我已意識到在這里外國人是次等人；次等人的人權、分量、質量自然都不足。不久，勞倫斯興奮地告訴我，他已收到了美國駐意大利使館的歡迎函。我想，也許我的忍耐會給我倆帶來美好的結局，那么就忍吧。半個月過去，第一次打電話的那位調查員請我去他的辦公室會談。又是一間不見天日的小屋。他開始問我

“那我怎麼辦你以為我情願?”我非常氣惱並感到委屈。“我也不應該接受你的求婚，不應該來這個貌似自由的鬼國家!”我一吐為快地說。勞倫斯告訴我，他赴意大利的行程已定，他已向高級遞了通知：在赴任前和我結婚。幾天後，我卻又接到一個電話，那人自我介紹道：“我是外交部安全部門的，可以和你談一次嗎?”交談開始前，我告訴這位友善得多的先生，FBI已無數次向我提問過。“FBI”他大吃一驚，“活見鬼，他們有什麼權力干涉外交官的安全審查!”他瞪圓眼睛，向我攤開兩個巴掌。我長吁一口氣。星期四上完了課，我如約來到FBI總部，坐在接待室那張熟悉的沙發上等待。第一次給我打電話的那位調查員滿面春風地迎出來，手里拿着一張表格：“我希望這完全是出于自願。”他強調地說。我說我明白。表格被鄭重地遞到我手中。我拿出筆，用力瞅了他一眼。往這張表上簽名的是什麼人，騙子小偷殺人犯，沒有比讓一個說實話的人做測謊試驗更屈辱的事了。我還是像一切騙子、小偷、殺人犯一樣順從地簽了名。回到家天色已黑，答錄機上信號燈不斷閃爍。我打開它，竟是勞倫斯氣急敗壞的聲音：“……今天下午一點半，我得到國務院通知：我已不再有資格進出國務院大樓!我去羅馬的委任令也被撤銷!”我不相信自己的聽覺，馬上打電話過去。勞倫斯正憤怒得冒煙。我突然意識到，在我往測謊試驗的表格上簽字時，勞倫斯的命運其實已被決定了。就是說，FBI在向我強調這個測謊純屬自願的時候，已知道了外交部對勞倫斯的處置。為什麼還不放過我呢?我們在電話的兩端沮喪着，沉默着。20世紀末了，我和勞倫斯的結合還必須經歷如此一幕，似乎古典，似乎荒誕。1992年秋天，勞倫斯和我在舊金山結了婚。他得益於自己的語言天賦，很輕鬆地在德國政府資助的商會找到了工作。日子是寧靜的、明朗的，但我仍會冒出這麼個念頭：我身後真的不再有眼睛，電話里不再有耳朵了嗎?會不會哪一天突然跑來個人，又客套又威逼地邀請我去做測謊試驗?……誰知道!

伊利華報 ERIE CHINESE JOURNAL 編輯部 社長 / 主編：浦瑛 總編輯：劉元華 版面 / 網頁編輯：程里賓 移民法律顧問：黃唯 撰稿人：劉以棟 劉天擎 曉月 哥倫布責任編輯：陳青杰